马来西亚雪兰莪洲滨海潮州渔村澄海人方言音系比较分析

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

摘要: 马来西亚潮州人是华人方言群中最大的族群之一,然而按照具体方言点来划分,内部其实包含原籍潮汕地区的不同方言类型。雪兰莪滨海地区的潮州渔村,分布着大大小小多个由原籍澄海外砂乡的居民形成的聚落。然而在本地方言接触环境的影响下,这些澄海人的方言都发生了变异; 同时由于各地方言群社会结构的差异而造成各地不同的澄海方言变体。这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形态的共同特征。雪兰莪滨海区潮州渔村的澄海方言,因其基本保持着较大范围内的方言同质性,对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音系的调查研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参照系; 从中可以看出本地方言群相互接触下的语言变异形态及其变异机制。本文综合五个主要渔村的语音调查,分析其中音系变异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澄海方言;潮汕方言;外砂话;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方言音系

A Comparative Phonological Study of Chenghai Dialects of Teochew Fishing Villages in Selangor Malaysia

KHOO Kiak Uei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Campu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Abstract

Malaysian Teochew community is among the largest group in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However, according to dialect categorization, this community in fact consists of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Chaoshan dialect. There are many Teochew fishing villages along the Selangor coastal region, which are made up mainly of residents originated from Waisha village of Chenghai region. Due to language interactions, the dialects of these Teochew communities have changed. And the different dialectal social structures of each community also resulted in different modes of variations to these dialects. This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tions in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Because the Teochew fishing villages in Selangor coastal region maintained a primarily homogenous social structure, they provide a perfect case for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 variations.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sound systems of the five main fishing villages, and analysed the main features of variations among them.

Keywords : Chenghai dialect, Chaoshan dialect, Waisha dialect,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sound system

绪论

马来半岛西海岸沿岸由南至北遍布着大大小小众多的潮州渔村,而中部地区雪兰莪州内的滨海潮州人更主要是源自广东澄海外砂乡。正如《海滨潮乡》所总结的: "滨海区潮州人聚落群体大多是同乡同姓,例如广东澄海外砂等祖籍,以谢、陈、王等为大宗。其高度同质性说明大多来自同一源头。" (詹缘端等 2016: 78) 如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方言结构特征,正是进行横向性方言考察与比较的绝佳案例。

马来西亚各地方言群,乃至次方言群的相互混居,彼此交流接触形成变异形态各异的"方言变体"。如邱克威(2016b)所提的: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学科价值,正在于本地多语多言相互等势接触而形成的变异机制下所产生的各种特殊'方言变体'。这些方言变体又根据所在地域的社会因素差异,而产生不同接触模式下的变异形态;即源自同一个村子的永春人,至今全马各地也会因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永春话变体'。"

邱克威(2017a)曾针对丹绒士拔新村(Tanjung Sepat)的澄海外砂话音系做过详细调查分析,并与原籍外砂话进行比较异同,梳理其中的主要音系变异特征。此外,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之间,我们对雪兰莪滨海区的四个潮州渔村也进行了澄海外砂话的音系调查。综合起来,这五个潮州渔村调查点正是本文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音系资料。

除了丹绒士拔新村的发音人,其余四个调查点与发音人的资料列表如下:

调査点		4	发音人	
浅顶港口(Sungai Pulai)	王两宜	男	80 岁	原籍澄海外砂
大港港口(Sungai Besar)	谢惠林	男	90 岁	原籍澄海外砂
吉胆岛(Pulau Ketam)	谢名光	男	92 岁	原籍澄海外砂
双武隆港口(Sungai Burung)	谢耀光	男	72 岁	原籍澄海外砂

调查方法上,我们统一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方言研究所制定的《方言调查字表》进行单字音调查;此外,针对本地外砂话音系变异的主要特征,我们还进行针对性的资料收集;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二字组连读变调、二是鼻化韵字的调查。

音系比较分析

澄海方言属于潮汕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外砂话则是澄海方言中的一个又次方言类型。

在马来西亚,潮汕方言一般统称作"潮州话"。根据目前为止唯一对马来西亚潮州话进行过大范围调查研究的广州暨南大学陈晓锦(2003:5)的分析,她认为:"马来西亚潮州话并不具体区分潮州音、揭阳音或潮阳音等等。"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至少在雪兰莪滨海的潮州渔村内,澄海外砂话的音系特征还是基本完整保留的。另如邱克威(2017b)针对北马霹雳州与槟城州交界的三个潮州渔村普宁北山话的调查也显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区分实际上是细至原籍乡镇方言点,而绝非笼统的大方言类型。

至于广东澄海方言研究,目前最完整而系统的是林伦伦(1996)《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将澄海方言分为 4 个区域,即 4 种类型。外砂话属于其中的"第四区"。其后,林伦伦、陈照儿(2011)专门针对外砂话的声调特征进行更详细的论述。

首先澄海方言在潮汕方言中就有其语音上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闭口音,即澄海方言音系中没有[-m]、[-p]韵尾。因此"心"、"新"二字在澄海方言中都读作同音[sin];而比如普宁话或潮安话中则"心"读作[sim]、"新"读作[sin]。

外砂话作为澄海方言的一种次方言类型,区别于其他三种类型的特征是较明显的。其中主要因素正是外砂区毗邻汕头,因此其音系也往往接近汕头话。比如外砂话没有[-iε]韵母;而澄海方言其他地区的[-iε]韵母,外砂话都念作[-iɔ],与汕头话相同。举例如"潮"、"药",澄海方言普遍念作[tiε]、[iεʔ];而外砂话则与汕头话相同,念作[tiɔ]、[iɔʔ]。再比如阴上字和阴去字的变调调值,澄海方言都分别是 24 和 42/31;而外砂话则与汕头话相同念

作 35 和 55。以阴去字为例说明,如"菜刀"、"教训"、"泰国",外砂话分别念作 $[ts'ai^{55}to^{33}]$ 、 $[ka^{55}huy^{212}]$ 、 $[t'ai^{55}ko^{21}]$,这与汕头话一致;而澄海方言的其他区则都前字声调读作降调的 42 或 31。

根据目前调查的雪兰莪滨海潮州渔村外砂话,其语音系统基本符合林伦伦所调查的原籍外砂话特征。其中包括上述外砂话区别于澄海方言其他区域的语音特征,这些滨海渔村都完整保留;同时根据各地方言接触模式的差异,其外砂话又产生了自身的特殊变异。这正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形态丰富而多元的表现。

如前所述,这些原籍乡镇方言南来百余年,在马来西亚多元语言环境中必然发生一些变异,形成原籍方言的海外变体。这样的变异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整体上与原籍的差异;二是各调查点之间的差异。以下我们进行比较分析。

1、原籍差异。

虽然雪兰莪滨海渔村外砂话保留着原籍方言的基本特征,但毕竟彼此分离百余年,各自社会环境又有差异,难免产生一些各自的变异。这里略举例讨论两点:

(A) [-iau] 韵母。根据林伦伦对广东澄海方言的调查分析,澄海方言区别于汕头话的其中一个特征就在于澄海方言不存在[-iau] 韵母,而汕头话中的[-iau] 韵母,澄海方言则都念作 [-iou]。 ^①

然而,在雪兰莪滨海渔村的外砂话中,[-iau]韵母是存在的。我们略举例如下: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招	tsi ɔ ³³	$tsi o^{\scriptscriptstyle 33}$	tsiau³³	tsiau³³	tsiau³³
焦	tsiau ³³	tsi ɔ ³³	tsiau ³³	tsiau ³³	tsiau ³³
条	tiau ⁵⁵				
跳舞	t'iau ⁵⁵ bu ⁵²				
代表	tai ¹¹ piau ⁵²	②			——
发表	hua? ⁵ piɔ ⁵²	hua ? 5 piau52	hua ? ⁵ piau⁵²	hua?⁵ piau⁵²	hua ? ⁵ piau⁵²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各调查点虽有差异,但变异的一致性是相当高的。

另外,根据邱克威(2017a)丹绒士拔外砂话的调查分析,其整理的音系中[-iau]韵母的字相当多,甚至多于[-io]韵母字,而且分布于[b-]、[g-]、[η -]以外的所有声母。同时按其同音字表中的[-iau]、[-io]韵母字的中古音韵地位,似乎看不出一个明显的分化条件。

(B)连读变调调值。林伦伦、陈照儿比较外砂话与澄海、汕头之间的音系,认为"主要是声调的连读变调不同"。根据他们的调查,其变调系统如下: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单字调	33	55	52	35	213	22	2	5
前变调	33	22	35	42	55	42	5	2

对此,参照雪兰莪滨海外砂话与原籍外砂话的语音系统,其中连读变调的差异也很大。首先,林伦伦(1996)最初对外砂话连读变调特殊性的调查论述,只提阴上和阴去二个调类,

[®] 林伦伦(1996)将汕头话[-iau]对应的澄海方言韵母记作[-iou],然而根据雪兰莪滨海渔村外砂话的调查,将这个韵母的音值记作[-io];其主元音显然开口度较大,而且不带韵尾。

[®] 字音表中的"——"号表示调查点未有字音记录。由于丹绒士拔外砂话连读变调所采用的调查字表与其余渔村略有差别,因此"——"号较多;其余调查点则主要是因为发音人未能发出字音。

云: "变调调值为 35 和 55,与汕头话相同而与澄海和其他区不同。"其中并未提及阴入调的变调差异。

然而根据林伦伦、陈照儿(2011)的调查结果, 阴入的连读变调为高短促调 5; 这与本文调查雪兰莪滨海外砂话的阴入变调调值相一致。[®]

其实声调调值差异的比较,关键还在于阳上、阳去的变调。根据本文对雪兰莪滨海外砂话的调查,此二调的变调规律为阳上变调为 21、阳去则维持 11 不变调。^⑤ 这与上文列表中林伦伦、陈照儿(2011)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而与最初林伦伦(1996)的论述是相同的。以下具体举例,先看阳上的前字变调: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是非		——	si ²¹ hui ³³	——	si ²¹ hui ³³
部门	——	p ɔ u ²¹ muŋ ⁵⁵	p ɔ u²¹ muŋ⁵⁵	p ɔ u ²¹ muŋ ⁵⁵	p ɔ u ²¹ muŋ ⁵⁵
部长	——	p o u ²¹ tsiaŋ ⁵²	p o u ²¹ tsiaŋ ⁵²	p o u ²¹ tsiaŋ ⁵²	p o u ²¹ tsiaŋ ⁵²
道士	——	tau ²¹ s i 35	tau ²¹ s i ³⁵	tau ²¹ s i ³⁵	tau ²¹ s i ³⁵
部将	——	p o u ²¹ tsiaŋ ²¹²	——	p o u ²¹ tsiaŋ ²¹²	——
道德	——	tau ²¹ t ε? ¹	tau ²¹ t ε? ¹	tau ²¹ t ε? ¹	tau ²¹ t ε? ¹
拒绝	——	k i ²¹ ts ɔʔ ⁵	k i ²¹ ts ɔʔ ⁵	k i ²¹ ts ɔʔ ⁵	k i ²¹ ts ɔʔ ⁵

再看阳去的前字变调: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外家		gua ¹¹ k ε ³³	ua ¹¹ k ɛ ³³	gua ¹¹ k ε ³³	ua ¹¹ k ɛ ³³
大门	tua ¹¹ mu ŋ ⁵⁵	tua ¹¹ mu ŋ ⁵⁵	tua ¹¹ mu ŋ ⁵⁵	tua ¹¹ mu ŋ ⁵⁵	tua ¹¹ mu ŋ ⁵⁵
饭碗	——	pu ŋ ¹¹ uã⁵²	pu $\mathbf{\eta}^{^{11}}$ u $ ilde{ ext{a}}^{^{52}}$	pu $\mathbf{\eta}^{^{11}}$ u $ ilde{ ext{a}}^{^{52}}$	pu $\mathbf{\eta}^{^{11}}$ u $ ilde{ ext{a}}^{^{52}}$
运动		uŋ¹¹ tuŋ³⁵	uŋ¹¹ tuŋ³⁵	uŋ¹¹ tuŋ³⁵	uŋ¹¹ tuŋ³⁵
饭菜	puŋ¹¹ ts'ai²¹²	puŋ¹¹ ts'ai²¹²	puŋ¹¹ ts'ai²¹²	puŋ¹¹ ts'ai²¹²	puŋ¹¹ ts'ai²¹²
大树	tua ¹¹ ts'iu ¹¹	tua ¹¹ ts'iu ¹¹	tua¹¹ ts'iu¹¹	tua¹¹ ts'iu¹¹	tua¹¹ ts'iu¹¹
外国	gua ¹¹ k ɔʔ ¹	gua ¹¹ k o? 1	gua ¹¹ k ɔʔ ¹	gua ¹¹ k ɔʔ ¹	gua ¹¹ k o? 1
事业		si¹¹¹ ŋia?⁵	si ¹¹ ŋia? ⁵	si¹¹¹ ŋia?⁵	si¹¹¹ ŋia?⁵

如此各渔村都完全一致的差异现象,似乎应该是原籍乡镇方言点的原有特征,而不会是外砂话南来在雪兰莪滨海地区的变异所造成的。

2、调查点差异。

以上讨论的是雪兰莪滨海渔村外砂话与原籍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讨论的是音系格局上的系统差异,其余个别字音的差异则略而不谈。此外,从上文举例的字音也能看出,几个调查点之间在个别字音上也常有差异。我们这里仅举例讨论三点较成系统的差异:

[®] 邱克威(2017a)在丹绒士拔外砂话调查中,将阴入字的变调调值定为中高短促调3,提出: "丹绒士拔村外砂话 阴入调二字连读变调的特殊变异是原籍外砂话迁移至丹绒士拔村后的语际接触产生的,而其接触影响的主要来源 就是村内诏安话;此外村外周边潮安话也起到巩固影响的作用。"实则根据目前扩大范围的调查显示,阴入字变 调调值为短促高调,应该是其原籍乡镇方言点的本有声调类型,并非南来后的接触影响所致。然而,丹绒士拔外 砂话由于村内诏安话的影响,使其调值偏低,因此邱克威定为中高短促调 3,这也应该是事实。毕竟根据下文的 鼻化韵字调查的结果来看,丹绒士拔外砂话受方言接触影响而鼻化韵丢失现象也相对严重的。

[®] 林伦伦、陈照儿(2011)将调值记为 22,本文将雪兰莪滨海外砂话阳去记为 11。这仅是具体记音调值的差异,从音位角度来看则属于同样调位。其余调类调值上的差异也同等看待。

(A) [-uε]、[-ɔi]韵母。广东澄海方言中[-uε]、[-ɔi]两个韵母都是存在的。然而问题是在雪兰莪滨海渔村的外砂话中,这两个韵母往往有攒乱的现象,因此形成调查点之间字音上的相互差异。略举例如下: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八	p ɔ iʔ¹	p ɔiʔ¹	pu ɛʔ ¹	$psi7^{1}$	pu ε? ¹
买	bu ε ⁵²	bu ε ⁵²	bu ε ⁵²	$\mathrm{b}\mathbf{j}^{52}$	b ɔ i ⁵²
缺	k'ɔiʔ¹	k'ɔiʔ¹	k′ u εʔ¹	k′ u εʔ¹	k′ u ε? ¹

其中"八"、"买",林伦伦(1996)调查的广东澄海方言都应读作 $[-\mathbf{j}]$ 韵母,但在雪兰莪滨海渔村的不同调查点中都有变异为 $[-\mathbf{u}]$ 韵母的现象。至于"缺"则原籍方言作 $[-\mathbf{u}]$,但有两个调查点则读作 $[-\mathbf{j}]$ 。

(B) 边音与鼻音声母[1]、[m]、[n]、[n]之间的差异。这几个声母之间往往会出现字音上的差异,具体来说是[1]、[n]之间,以及[m]、[n]之间的相互差异。我们略举例如下: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暖	nua ${f \eta}^{52}$	1 ua $\mathfrak{g}^{^{52}}$	1 ua ${\mathfrak y}^{^{52}}$	nua ${f \eta}^{52}$	1 ua ${\mathfrak y}^{^{52}}$
危	mui ⁵⁵	$\mathfrak{y}\widetilde{\mathbf{u}}\widetilde{\mathbf{i}}^{55}$	ŋũĩ ⁵⁵	$\mathfrak{y}\widetilde{\mathbf{u}}\widetilde{\mathbf{i}}^{55}$	$\mathfrak{y}\widetilde{\mathbf{u}}\widetilde{\mathbf{i}}^{55}$
林	niŋ ⁵⁵	\mathtt{nin}^{55}	$1 { m i} {rak n}^{55}$	\mathtt{nin}^{55}	$1 { m in}^{55}$
廉	$lian^{55}$	1 ia $\mathfrak{g}^{^{55}}$	niaŋ ⁵⁵	niaŋ ⁵⁵	niaŋ ⁵⁵
愿意	——	$\mathtt{mua}\mathfrak{y}^{^{21}}$ $\mathrm{i}^{^{212}}$	\mathfrak{y} ua $\mathfrak{y}^{^{21}}$ $\mathrm{i}^{^{212}}$	$ exttt{mua}\mathfrak{y}^{^{21}}$ $ ext{i}^{^{212}}$	\mathfrak{y} ua $\mathfrak{y}^{^{21}}$ $\mathrm{i}^{^{212}}$

(C) 鼻化韵的差异。阴声韵字的韵母鼻化现象,是闽南方言的共同特征,在潮汕方言中尤其明显,而且数量也较多。然而在马来西亚,潮州话与其他方言接触中难免会渐渐丢失其鼻化特征。如邱克威(2017a)丹绒士拔外砂话的调查中发现,两个调查人由于各自社会语言经历不同,鼻化韵的表现也不一致。其云: "丹绒士拔村外砂话相较于直接接触语言环境中的其余方言,阴声韵字的鼻化现象丰富很多。因此可以想见,这样的接触环境对其鼻化现象的消失必然有巨大影响。谢(惠载)先生由于其多元的语言接触环境,影响其对原籍鼻化韵字的发音也是接触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变异。实则从目前丹绒士拔村内年轻潮州人的口音观察,其鼻化成分确实有减弱乃至消失的趋势。"

其中提到丹绒士拔年轻潮州人的鼻化韵母大量消失,实则应该是马来西亚年轻潮州人的 共同现象。这除了上述方言接触的影响,实则更主要还有华人社区"华语化"的因素。

根据林伦伦(1996)在广东澄海方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阴声韵的鼻化韵字,我们选取 30 个字对各调查点都进行了调查,发现鼻化韵字与原籍之间是有差异的;而虽然彼此之间的一致性总体还是较高,但仍还是有相互差异。下列为完整的调查结果: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怕	+	+	+	+	+
艾	+		+		+
骂	+	+	+	+	+
果	+	+	+		+
谜	+	+	+	+	+
稚	+	+	+	+	+
耳	+	+	+	+	+
己	+	+	+	+	+
爱	+	+	+	+	+
虎	+	+	+	+	+

指	+		+		+
盖	+	+	+	+	+
幼	+	+	+	+	+
跪	+	+	+		+
畏	+		+		+
且				+	
快					
活					
把					
脉		+	+		
肢			+		+
耻		+			
好					
毁				+	
位					
伪					
椅	+	+	+	+	+
第		+	+	+	+
支			+	+	+
以		+	+	+	+

此外,另有一些字是原籍字音中不鼻化,而雪兰莪滨海渔村外砂话中却鼻化的;当然也仍同样 是各渔村之间难免有差异。列表举例如下:

例字	丹绒士拔新村	浅顶港口	吉胆岛	大港港口	双武隆港口
移		+	+	+	+
架				+	
休			+		

余论

以上是调查结果的分析,最后我们尝试对其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一些分析。

其中鼻化韵问题与阴入字的变调调值问题,上文都已经讨论过;至于边音与鼻音声母的 攒乱问题,实则也应该是属于方言点的村镇差异。这里主要讨论"[-iau]韵母"与"[-uε]、[-oi]韵母",这两个韵母系统的变异问题。

首先,不论从调查点间的差异,或者是整体上零星变异的现象来看,这都是属于语音演变规律中的"词汇扩散"形式,即语言接触影响下形成的语音变异,由个别词的读音变化慢慢类推而扩散至更多的词汇,而变异过程中往往就会存在两种形式并存与竞争的现象;因此这显然是语言接触造成的变异。其次,"福建话"^⑤ 在巴生地区属于最强势方言,并以永春话最通行;而在各渔村的调查中多数发音人也都由于社会生活或经济活动等原因而经常接触福建话,也多会说福建话;因此方言间的接触是较深的。再次,上举例字中的[-iau]与[-uε]韵母变异现象其实都不排除福建话的影响,即以雪兰莪州内福建话较具代表性的永春话为例,上举例字中的韵母变异都符合永春话的韵母规律,即永春话中古效摄如"招、焦、条、跳、表"等字就读[-iau]韵母,至于"八"、"买"则永春话也同样是读作[-uε]类韵母。

[®] "福建话"在马来西亚特指原籍闽南地区的漳泉腔闽南方言,包括上文提的诏安话,以及巴生一带最通行的永春话。而操持这种方言的族群则统称为"福建人"。这与中国福建省的纯地方行政划分以及方言学上闽南语的划分都不尽一致,但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方言群形成的特殊历史与政经等因素影响下的划分方式。

另外,再加上文所提的,邱克威(2017a)调查丹绒士拔外砂话音系中,[-iau]、[-iɔ]韵母字的分布情况也显示,这个[-iau]韵母的产生就是外砂话南移之后的语言接触下造成的词汇扩散结果。

因此不论是社会语言环境因素、还是由其变异形态及其变异机制来看,雪兰莪滨海潮州渔村外砂话的[-iau]与 $[-u\epsilon]$ 韵母变异都应该是语言接触下产生的变异;而且极可能就是在福建话的接触影响下产生的变异。

参考文献

詹缘端等 2016, 徐威雄、童敏薇。《海滨潮乡》。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雪兰莪潮州会馆。

邱克威 2016a。《从方言记音的空白页掀开去》,载《东方日报·名家》,2016年9月8日。

邱克威 2016b。《略谈本地方言的学科价值》,载《东方日报·名家》,2016年11月15日。

邱克威 2017a。《雪兰莪丹绒士拔村潮州方言(澄海外砂话)音系调查分析》,载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P199-217。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

邱克威 2017b。《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声调变异及其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以霹雳州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普宁话为个案分析》,《海外华文教育》第2期,P258-267。

邱克威 2017c。《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18-19 合期, P75-10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陈晓锦 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伦伦 1996。《澄海方言研究》。广东: 汕头大学出版社。

林伦伦、陈照儿 2011。《外砂话声调与澄海话、汕头话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7 卷第 3 期, P56-60。